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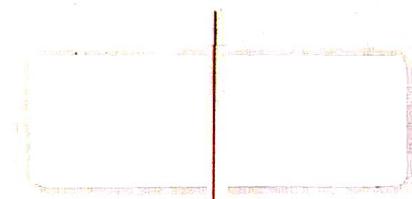
涅槃灰
著



绝色芳华

豪·门·长·媳

JUESE
FANGHUA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下

涅槃灰
著

绝色 芳华

豪·门·长·媳

JUESE
FANGHUA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目录

CONTENTS

001	Chapter 1	浪子哥的订婚宴
020	Chapter 2	物是人非的Blue
041	Chapter 3	奢靡的荒芜
064	Chapter 4	灵狐拍档
086	Chapter 5	水清无鱼，但有泥鳅
107	Chapter 6	惹我你死定了
129	Chapter 7	泪光翅膀
153	Chapter 8	宠你宠上天
176	Chapter 9	长辈间的暗战
196	Chapter 10	风暴眼逼近
211	Chapter 11	终极婚纱大战

- 255 番外 《隐身公主》下
- 255 Chapter 6 他是“我的男人”
- 267 Chapter 7 生日HAPPY
- 281 Chapter 8 初恋“爱”NG
- 293 Chapter 9 悲伤的甜蜜
- 307 Chapter 10 最终篇

Chapter 1 浪子哥的订婚宴

就这样，一周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转眼就到了商勒彬订婚的日子！

这天从上午开始，四季酒店就宾客盈门，那些因为“宴会厅场地有限，无法遍邀好友”的名单外宾客都赶早地送来了大花篮放在醒目位置以示祝贺的心意。

因为商家摆明态度，本场订婚宴谢绝所有媒体采访，又事先包下了整幢酒店的所有房间避免狗仔假装住客混迹宴会厅。所以，为了得到订婚宴现场照片的狗仔们都早早地守候在酒店四周的黄金位置，架起了高倍照相机，只为了能在宾客下车时拍到一张半张照片抢先发布网络赚点击率。

虽然不是真的订婚宴，但这天一大早，希瑞瑞还是破天荒地起了个大早，很是兴奋地摇醒了睡在楚汉河界隔壁的商勒彬，大声提醒着他今天要和希舒舒订婚了，却被前一晚熬夜正睡意朦胧的商勒彬一把拉进了怀里，顺便捂住了她的嘴逼着她继续闭眼补眠。

直到中午，被造型师抵达的通知电话吵醒，商勒彬才慵懒地起身，反过来摇醒了在他怀里回笼觉睡得香甜的希瑞瑞，一起起床迎接造型师队伍的抵达。

在造型师的精心打造和重金购置的衣饰装点下，希瑞瑞和商勒彬毫无疑问地瞬间变成天造地设的一对完美公主王子，让在场的所有造型人员都羡慕得满眼蒙眬。

“商总裁，商太太，你们真的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喂，不了解情况就别乱说话。我不是商太太，他是我姐夫，我姐姐，就是真正的未来商太太这个点还没下飞机呢。”

被希瑞瑞怒吼了一句，造型师立刻绿了脸，眼神瞟过半掩着的卧室门，看着尚有余温的双人床，表情完全似吞蜥蜴。

根本不在意希瑞瑞和造型师之间的对话，准备就绪的商勒彬始终都紧盯着打开着并列视频窗口的电脑屏幕，随时关注着宴会厅和酒店大堂的所有动静，不时

和已经到现场，正戴着蓝牙耳机和商勒彬保持通讯畅通的林函询和池忆嵒用着暗号交流着现场情况。

同一时间，玫瑰园陈梓弘家也是杵满了一屋子的造型师、化妆师和助理，因为陈芊芊家装修依旧在进行时，所有人都只能暂时挤到了陈梓弘家这边。

中午时分，一辆货运车运来了三个拼搭梳妆台。大波的造型师助理很是利落地将梳妆台上的化妆品平铺就绪，点亮了梳妆镜边的两排小太阳，又将三个卷头发用的专业红外线仪器和几大箱子造型品搬进了客厅，放置在梳妆台后方不远处。

最后，他小心翼翼地将三排礼服架子推进了客厅，又把几个上锁的旅行保险箱放在了沙发前的茶几上。前前后后忙活了大概有一小时，这才将房子的主人们请下了楼。

一路被陈梓弘抱着走下楼梯，看着视线里出现的一切阵仗，小菱再一次对富豪生活水准的夸张奢侈开了眼界。

“总裁，魏太太，影月小姐，表小姐，一切都准备好了，请先选礼服吧。”

把小菱放在了沙发上，陈梓弘转过身，看见造型师已经取下了衣架上那套特别为自己定作的银色晚宴礼服，而手捧其他必需品的助理们也已经准备就绪。陈梓弘便不再废话，领着他们一起重新上楼避回他自己的卧室，把客厅留给了其他三个女人专用。

诚然，这种状况下，客厅里回荡最多的声音就是陈芊芊的抱怨。

“当然不行！宁甯还没有和你正式订婚，他怎么可以去？商家办的是中式婚宴，围桌的那种，不是酒会自助餐，没收到请柬去了也没有座位，难道让他留在车里当司机啊。”

“当然不行！上次相亲你玩移花接木我已经放过你了，这次订婚宴你要是敢到场就溜走，我立刻和你断绝母女关系，直接把‘小房子’收作亲生女儿！”

“当然不行！你这些年从来不跟着我和丫丫出门作秀，这是你第一次在大人们面前出现，当然要盛装打扮，就这条裙子和这套首饰可以选择，没有之一！”

“当然不行！这手拿包颜色刚好配裙子，你要是不喜欢这些钻，你可以拿包的时候用手遮住。”

陈芊芊和影月在争论的时候，房小菱就一直坐在梳妆镜前往头上插通电的发卷，直至头上插满，远远看去就像被一只超多脚的大乌贼鱼在做头部按摩。

同时，为了让皮肤更容易上妆，小菱的脸上被贴着一层据说可以瞬间焕彩肌肤光泽的黏腻面膜，肩颈手臂上都被涂满了底妆膜，顺便被梳妆镜上两大排大灯泡烘烤着保温。

小菱受伤的膝盖经过七天的密集敷药已经好了许多，至少不用拐杖就可以稳稳地走路，只是膝盖上还绑着厚厚的一层纱布，不怎么能顺利弯曲膝盖也不太能久站，所以上下楼梯还是需要陈梓弘抱着代步，也因此被陈芊芊“照顾”着坐等她替她亲选“战袍”。

镜子的反射角度刚好照到那三整排的礼服裙，虽然相隔比较远，但小房子还是一眼就看中了其中一条淡青色小礼服。理由很简单，只有这条是及膝短裙又颜色淡淡的看着舒服，其他全部是曳地长裙。

礼服架前，拗不过陈芊芊的影月只能嘟着嘴，写明一脸不乐意地拿着那条绛红的前摆露膝后摆曳地鱼尾长礼服，走去助理用厚天鹅绒临时隔出的换衣区域中换装。等那层天鹅绒布再度被打开，小菱立刻被镜子里出现的影月惊艳到忘记了满脑门儿的发卷还扯着，直接忍着痛转过了头望向了影月本尊。

礼服是挂脖子露背款，胸口的V字比挂着时还深很多，近乎到胃，但因为影月尽得陈芊芊遗传，有着发育完美的胸型，即使真空上阵也完全撑得起这件礼服。这让小菱的眼神再离不开那一片“区域”，甚至都忽略了影月一样傲人的翘臀和裙摆下的纤细小腿。

连小菱这种女孩子都能惊艳如此，更别说正常男人！看着影月的完美亮相，陈芊芊当然是所有人中最得意的一个。礼服是她选的，女儿是她生的，一切都是她的杰作。

搞定了亲女儿，接着就是干女儿。陈芊芊回头望了一眼满脑门儿头发被发卷电线绕得像木偶一样的小菱，正满目迷幻地看着影月，忍不住出言安慰。

“小房子，你放心，妈妈不会偏心亲生女儿的，我接着就帮你选衣服哦。你的膝盖不能暴露，那你也只能穿长裙了。也对，你都是已婚妇女了，是该穿长裙，月亮穿了深红的，那就帮你选——这条吧。”

听见陈芊芊的后半句自言自语，影月和小菱四只眼睛都一齐盯着礼服架子，看着陈芊芊游走在礼服上的手。直到她伸手取下一条鹅黄色斜肩长礼服，看着这条颜色清淡丝绸面料的礼服，影月和小菱才都偷偷松了一口气。

影月是担心陈芊芊抖出一条墨绿裙子来把她们俩直接凑成了圣诞双姝，小菱是怕陈芊芊拿出和影月那身类似低V的裙子出来让她变成被动版东施效颦。

斜肩的裙子就算是抹胸款也不会夸张到哪里去，小菱唯一担心的是裙子下摆千万别太长，腿没好还不能穿细跟礼服鞋的她可不想被裙摆绊倒摔惨丢人现眼。

因为小菱在弄头发敷面膜，暂时离不开座位，试礼服这件事就只能延后。陈芊芊最后试了一身宝蓝色的简单款长礼服确定没问题后，便和影月一起又换回了抹胸美容室毛巾服，也坐到了梳妆镜前开始一系列的画皮。

傍晚五点半左右，三个女人终于都完美地完成了妆容和发型，这才轮流进入天鹅绒布帘后，由造型助理帮着换好了礼服，让主管造型师做最后整体的调整。

因为膝盖不方便，小菱换衣服的时候，陈芊芊不放心助理，也担心小菱不适应被外人看光光还伸手“乔”硅胶胸垫，就陪着一起进了更衣区亲自动手帮她。

眼看着预定出发的时间都过了五分钟，楼下还没有人来让自己出门，早准备就绪的陈梓弘便合上了电脑，决定提醒一下化妆时间永远不够的女人们。今天不是她们订婚结婚，就算想艳压群芳的心思大过天，至少要先保证不迟到失礼人前。

看见主动出现在了楼道口，帅气的手插口袋缓缓走下楼梯的陈梓弘，在场除了影月外的所有女性都满心小鹿乱撞，情不自禁地迷幻了眼神。

走到已经装扮就绪的影月身边，陈梓弘看着她这身堪称魅惑的妲己装，眼底嘴角尽是似笑非笑的明显嘲讽。

“宁甯知道你趁他不在身边就打扮成这样抛头露面吗？”

“他早有心理准备，对陈芊芊女士的外星能量，他适应得比我好多了。倒是你，是不是太不厚道了，又不是你订婚，穿那么正式的宴会西装出场，不怕新娘弃暗投明拉着伴娘一起扑向你啊。”

还没来得及继续和影月斗嘴，幕布后就传来了陈芊芊的高八度声音。

“当然不行，我陈芊芊的干女儿当然要有青出于蓝的觉悟。什么叫‘已经蛮好了’，这种话等同安慰和放弃，必须完美，没得商量。来，再垫一层硅胶，再往里面挤一下，给我胶布，你托着这边，我来负责粘。”

虽然没有彻底看全过房小菱的身材，但陈梓弘很清楚小菱的身材虽不至于幼儿园级别，但她的人种和陈芊芊、影月是完全不同科目的，要让她达标陈芊芊的心理要求，做到所谓的青出于蓝实在是强人所难。

听着幕布内只有陈芊芊和助理两个人的声音交替出现，小房子就丝毫没有一点喘息声，陈梓弘不用想就猜得到她正怎样的委曲求全和敢怒不敢言。

虽然隔着一层幕布，陈梓弘还是照样能看见幕布后房小菱脸上的各种孬种表情，还有她习惯性出现的天然呆白痴状态。陈梓弘心情再一次大好，便站定在幕布前等着看这只灰头鹤鹑被陈芊芊折磨成了什么怪异模样。

因为有这种预想的存在，当幕布突然在陈梓弘面前打开的那一瞬间，看见眼中这个完全变身天鹅的房小菱，陈梓弘完全出乎意料，顿时呆立当场。

这袭鹅黄色的抹胸曳地礼服，自胸线之下零落地绣着竖条纹雨丝般的银线簇，斜肩轻纱低调地将视觉自动引到小菱的漂亮锁骨上，被陈芊芊“用心”乔过的胸口并没有过分夸张的波涛汹涌，而是恰到好处地出现了若有似无的诱惑，让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很有料的底子做了一个保守乖巧的打扮。

不同于以往麻花辫、马尾辫，造型师利用房小菱的天然乌黑浓密的长发，直接在脑后偏头顶处挽起了一个简单的发髻，露出了她还长有不少小绒毛的白皙脖颈。

头发因为之前热卷过，所以将略显老气的包子头，改变成了天然卷效果的蓬松鬏儿。这个发髻看似只是不经意地随手一扎，却是有着几十个U型夹插进头皮般折磨小菱后才出现的毫无松乱可能的严谨盘发。

因为裙子是斜肩设计，所以造型师摒弃项链不用，只让小菱戴了一副流线型长及肩膀雨丝般的白金耳环用作呼应裙摆上的银丝，让视觉自觉绵延到莫及脚背的裙摆上，弥补小菱不能穿高跟鞋拉长裙裾视觉效果的遗憾。

幕布打开的同时，被硅胶胸垫和胶布缠得有点透不过气来的小菱，猛然看见了站在幕布外的陈梓弘，也是一副瞬间呆的表现，连呼吸不畅都不记得了，只是痴痴傻傻定眼凝视着陈梓弘。

完全不知道怎么形容陈梓弘这副打扮，完全不知道用什么词组、短语、长句子长评来表述一身银灰色贴身西装、白色衬衣、银灰色领带穿在一脑门儿栗色头发的陈梓弘身上后出现的惊世效果。

这高个子，这肩膀，这腰线，这细长的腿，还有太过分帅气的眉毛、眼睛、鼻子、嘴唇……

难怪灰姑娘的姐姐挥刀砍脚趾头也要穿上水晶鞋嫁给王子，难怪黑老鹰要下狠手把奥杰塔公主白天变成一只天鹅不许她见王子，难怪睡美人睡了一百年也还是愿意嫁给比自己小一百岁的小不点王子。

要是换作自己，如果每天早晨睁开眼睛都能看见这样打扮的王子对着自己说我爱你，那实在是，实在是，那个，实在是……

站在小菱身边，亲眼看着陈梓弘对小菱眼中出现的惊艳眼神和此刻的呆滞状况，陈芊芊的眼睛里闪烁的妖气更是浓郁。这让另一个旁观者魏影月完全无语，很是不合时宜地动手撒了一屋子雪花降温。

“小房子，辛苦你再一次被我妈折磨了，不过你的苦难快结束了。过了今晚，你欠我们家的债就还光了，就能恢复自由远离我们这群变态了，提前预祝你重获新生啊！”

说完，影月就张罗着造型师快去给刚才对小菱“用力过猛”头发有点散乱痕迹的陈芊芊补救，自己拿着手包没事人似的走向了别墅门口，坐车里静等出发。

是啊，就算是变态王子，人家好歹也是个王子。在所有的童话里，王子最后都是和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就算是灰姑娘，她爸也至少是个贵

族！自己这种庶民当个丫鬟都得选秀，怎么可能有真王子每天起床凑在眼前养眼？过了今晚，一切噩梦就醒了，现在最实在的不是期待童话结局，而是期待今晚能放开肚子大吃一顿豪门夜宴！

这裙子虽然变态得让人呼吸不畅，好在胸线以下都是宽松的，胃撑大了也不会暴露，不像影月那条裙子从上到下都裹粽子，呵呵。

经过自我心理治疗法，处在逆境里的小菱再一次精神百倍，笑意盈盈，小心翼翼地提起裙摆露出平跟软底皮鞋，绕过了站着无聊装酷的陈梓弘，一瘸一拐地也向别墅门口挪移而去……

唉……

看着小菱屏着呼吸提起裙摆走出第一步就破坏了优雅端庄气质，陈梓弘习惯性地发出了一声叹息，当小菱绕过自己身边的时候出手拉住了她的手腕。

“干吗？”

被陈梓弘拉住后，小菱立刻本能地戒备，再度瞪大了她的乌黑瞳孔，眨着她再一次被刷成挡雨帘子的厚重眼睫毛，对陈梓弘充满了敌意。

这也难怪房小菱，毕竟这一周的时间，她实在是被陈梓弘欺负到了极致。

除了晚上睡着做梦以外，小菱是丝毫没有自由的一个陈家新阿姨，是陈梓弘王子殿下的近身女仆，就连她想去医院看看她的恩人手术后恢复的情况这种合理要求，都被陈梓弘一口回绝得干脆，然后用小菱的名义委托花店送了一大束康乃馨去医院给丁夙算是慰问了。

拜托，康乃馨那可是母亲节送老妈，教师节送师长的专属长辈花，那么一大束杂色康乃馨外加一张“房小菱祝您早日康复”的祝贺卡，送去老人院慰问孤老还凑合，给丁夙就太过分了，还“房小菱祝您”，“您”你个大头鬼，哎……

所以，这时又被陈梓弘握住手臂阻止了去路，小菱自然紧张他的动机。

从幕布拉开后，小菱因为看见闪光王子后的满目花痴，错过了斟酌陈梓弘眼神的yes或no，所以她真的很担心花了一下午时间画皮成这副，她自己觉得蛮好看的假公主伪装依旧入不了陈梓弘法眼，被他逼着又去换装升华等级。

不过，等一下，今晚自己又不是他前妻的身份，而是陈芊芊的干女儿，自己的打扮只要陈芊芊觉得满意就行了不是吗？哦，或者是因为甄依妍也会去订婚宴，所以他担心……

“你放心啦，昨天我已经跟甄小姐说好了，今晚订婚宴上我们彼此都装不是很熟。甄小姐完全不想被任何人知道，她在水晶宫潜伏了十天之后你照样对她的暗恋无动于衷的真相，同样的，她也不会对任何人暴露我和你的另一层关系，只当我真的是你的干表妹，所以，她今晚不会故意来和我PK美艳的，你不用太关注

我会不会输给她给你丢人，觉得我顺眼就行了。”

漠视着小菱的啰唆解释，陈梓弘只是将她的手放入了自己已经弯曲的臂弯内，让她可以挽住他的手臂，把他当临时拐杖用。

“今晚我对你唯一的要求就是别太引人注目，你这样一瘸一拐的模样太张扬了，另一只手也别那么拽着裙子，又不是蹚小河，稍微提一点裙摆，步子走得小点就不会踩到裙子了，走几步看看。”

说完，陈梓弘便先迈出了步子，挽住他胳膊的小菱只能被动地跟上步子，尽量借用陈梓弘的手臂力量控制自己的重心，一步步慢慢走着，果然正常了许多，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她依旧有点重心不平衡的样子。

在梳妆镜前接受着造型师对头发的补救，陈芊芊一直就从镜子的反光里看着这对小夫妻的“和睦相处”，心底很是不满意。

这算什么，才多大年纪就开始相濡以沫，陈梓弘还真是欠揍不解风情，说一句很美很迷人你会死啊？还真把自己当家长，切！你算小房子哪门子家长，她真正的家长在这儿呢。

想着，陈芊芊伸手示意造型师停手，站起身走到了小菱和陈梓弘的身边，直接从陈梓弘手里抢走了小菱，望着陈梓弘满眼长辈瞪。

“你说得对，小房子今晚真的不适合太引人瞩目，所以她最需要做的就是和你这个万众瞩目的混血王子保持距离。亲爱的，你也要记得，你这个干表哥一直在美国读书，所以你们之间其实也不熟。走吧，时间确实有点紧了。”

陈芊芊说的确实是事实，今晚虽然是商家的订婚宴，但陈梓弘和影月这两个难得出现在圈内人眼前的二代财阀一定也会是大家瞩目的焦点。小菱远离他们两个，只留在陈芊芊身边还真的是最低调的，而且，陈芊芊再妖孽，在外人面前可是完美名媛的代名词，很有分寸。

所以，见陈芊芊愿意接手照顾小菱，陈梓弘也就不啰唆什么，跟在她们的身后，一起走出了别墅，坐上了腊肠车直奔四季酒店。

【浦东国际机场】

因为机场地面管制，飞机愣是在上空盘旋了二十多分钟，将原定的降落时间人为地延误到了五点十五分。

航空通道里，一个穿着曳地牡丹红长礼服，妆容精致的女孩子一手拽着累赘的裙摆，一手拉着白色拉杆行李箱的把手，踩着脚下的细跟亮金色晚装鞋，急匆匆地穿梭在和她一起刚下飞机的人群中，一路打着招呼。

“让一下，不好意思让一下，赶时间，很赶时间。”

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今晚订婚宴的女主角——希舒舒。

无聊的长途飞行中，她很是游刃有余地为自己换了行头，打扮得毫无瑕疵。反正头等舱的客人也不多，长时间霸占一个洗手间也没有人投诉，空姐们也对这类赶通告在机舱里换装化妆的明星见怪不怪，虽认不出希舒舒是谁，但还是给予了极大程度的方便。

但是，飞机会延误二十分钟落地，这个就在希舒舒的计划外了，飞机刚停稳，她就急匆匆地冲到了机舱门口，一边等着舱门打开，一边拨通了希瑞瑞的APP视频电话。

“飞机延误了，刚下地，怎样，那边怎样？”

“哟，这礼服颜色够正，我老姐就是不一样，穿红戴绿那么俗的打扮也能娇艳出镜，不过你最近压力很大，怎么发痘痘了，哟，还不止一颗。姐夫，快来看你老婆，她破相了！”

赶在商勤彬走近镜头之前，希舒舒快速切掉了视频画面只留下音频，气得满头烟雾地说：“希瑞瑞你就永远那么幼稚吧，从五岁开始就只穿粉红色礼服，你以为你真的是芭比娃娃啊。也对，你的最终梦想就是当个真芭比娃娃，做那个离不开我掌心的白痴玩偶，放心，姐姐一定会努力帮你完成梦想的。”

“彼此彼此。喂，老女人，你都快二十三岁了吧，真是岁月匆匆不饶人，我看你今晚还是直接假戏真做嫁给姐夫算了，其他不说，他至少能协助你调整内分泌，不至于憋出痘痘那么可怜，啊！痛！干吗打我？”

听见希瑞瑞在电话那边的惨叫，希舒舒知道一定是商勤彬替她动手了，顿时心情大好，立刻换了长辈的口气对着电话说道：

“妹夫，做得好，这丫头从小到大就是欠藤条抽，要不是我怕手心起老茧，我就自己执行家法了。”

“放心吧，以后万事有我，这孩子本质不坏，好好教育还是能挽救的。”

“随便带走，只要你带得走，不过说正事，看你们口气那么轻松，难道那边也晚了？”

“嗯，机场管制不可能只针对你这一架飞机，她的飞机也延误了十分钟，原计划虽然不用调整，只是给你的准备时间减少了。”

“十分钟，那不是马上要降落了，靠！知道了，挂了，一会儿见！”

“OK。”

挂断电话，机舱的门刚好缓缓打开，就这样，希舒舒就一路提着裙摆，拖着登机行李箱踩着当季某奢侈品牌二〇一二年最新夏款限量版金色细跟凉鞋冲向了通往到达大厅行李带的走廊。

机舱里的其他乘客已经走了大半，Lisa却依旧坐在靠窗的座位上，看着舷窗外满目停泊着的飞机，看着上海上空不那么晴朗的天际，把手轻抚上已经明显微微隆起的肚子。

“宝贝，这就是爸爸生活的城市，有没有感觉到空气里有爸爸的味道？过了今晚，妈妈和你就能和爸爸永远生活在一起了，你是不是也很开心，那就保佑爸爸妈妈能顺利渡过这一关吧。”

按照惯例，等到所有机舱客人都离开后，空姐便为Lisa取下了行李架上的随身小行李包，并满含抱歉地向她打招呼：

“康太太，要麻烦您再过十分钟再下飞机，康先生曾用积分换了一项特别服务，让我们航空公司转交给您一份欢迎礼物，本来开舱门的时候就能拿到，但因为航空管制让机场的货运车通行也变得紧张，现在我们航空公司的车子已经赶过来了，十分钟之内一定会到，请您稍等。”

“欢迎礼物？什么？”

“是本地航空分站接收的，我们也不知道，不过，您先生对您真好，您真幸福。”

看着空姐真诚的羡慕眼神，Lisa忍不住微红了脸色。

是啊，康永汀是一直都对她很好的，以前她偶尔会以为，他是因为不能给她全部才会尽力补偿，可现在她才相信永汀是真的深爱自己，他的长期远离，他的避而不见都是为了自己和孩子在谋划着所有的一切……

又过了十分钟，空姐真的把一支包装得无比精美的蓝色妖姬鲜花盒还有一个好可爱的白熊公仔交到了Lisa的手里。

“康先生留言说，鲜花送给他最美的太太，小白熊送给你们最可爱的孩子，虽然不能亲自来接机，但他正期待着和你们重逢。”

没有女人会对浪漫免疫，正因为没有女人会对爱情免疫，望着这束鲜花和这个小白熊，Lisa的笑容里满是对康永汀的无悔深爱。

因为晚了十分钟，又因为怀孕的她不敢走太快，怕心脏负荷太多让小宝贝不舒服，等Lisa走到了行李带，她这个航班的行李已经被取空，根本不见了她的行李。

环视了一圈宽大的机场到达大厅，Lisa看见了不远处的问询服务台，便缓步走了过去。

“怎么可能，我明明亲手把我的行李送进了输送带，因为有着一根登山棒，所以还特别加固包装后直接放上了五号特别输送带，怎么可能认不出？我明明一

直就站在这里看着，它根本没有出现过，绝不可能被别人取走的！”

等Lisa走近问询台，就看见一个穿着一身抹胸长礼服的纤细背影正对着穿着机场保安制服的高大男子在吼着，态度很是不爽，声音也甚是高分贝，貌似她的行李也不见了。

“你好，先生，请问×××航班的行李是不是都已经被领走了？我没有找到我的行李，是不是有一个没人认领的行李被送到这里代为保管了。”

随着Lisa的开口，希舒舒便转过头，望向了这个长发披肩一身宽松休闲装打扮的美女，也让Lisa看清了希舒舒充满知性气质的精致容貌。

“怎么，你的行李也不见了？”

“嗯！”

“哈，我说吧，一个行李不见了，可能是别的旅客错拿走了，有两个就一定是事故了，你们最好调取一下录像查一下。”

机场保安对客人行李遗失的事件已经是见怪不怪，区别于国内航线可以派专人逐一核对行李票和行李是否对号，国际航班的管理就必须和国际接轨，完全靠客人自觉，又加上国际航线很多有中途转机的客人，也增多了行李遗失的概率，所以，遇见客人抱怨行李丢失，他们只能按惯例走程序。

“两位小姐，我们真的很抱歉让你们没拿到行李，如果方便的话请你们做一个遗失行李的详细登记，因为行李除了在我们机场有遗失的可能，还有可能是装上飞机时，在当地就出现的问题，随后我们还要请你们出发的机场协助调查，并请保险公司介入一起调查。”

“那么复杂？要多久，我还要赶去四季酒店参加订婚宴，你看我的打扮就知道了，我很赶时间！”

“手续是比较繁琐，登记完所有的表格至少要半小时，然后，在三至七个个工作日后会给你们第一次的答复。”

“那么麻烦？那我可不可以等明天再来做这个登记？我今晚真的赶时间。”

“可以的，三天之内都可以凭登机牌来机场申报告行李遗失。”

“那好吧，那我今天就不搞了，这位——太太，我们一起掉的行李，估计以后还有见面的机会，能不能问你要一个手机号，我们保持联系。”

“你，现在要去四季酒店参加订婚宴？是——商勤彬的订婚宴吗？”

“是啊，你怎么知道，你不会也是赶回来参加他订婚宴的商家亲戚朋友吧？”

“不是，我是，我是在四季酒店订了房间，订房间的时候听说，听说今天有订婚宴。”

“是吗？那我们也太有缘了，住酒店？那你就是没家人接机喽，你一个人又怀着孕，排队搭出租或者坐地铁都很辛苦的，反正顺路，要不你先搭我家的车和我一起去四季，然后约好明天或者后天一起再过来机场办手续，怎么样？”

“其实我的行李里也没有什么太贵重的东西，晚几天也没关系。”

“那走吧，我真的赶时间，订婚宴会貌似六点五十八分会正式开始，迟到就不礼貌了，你怀孕几个月了，坐长途飞机没什么不舒服吗？”

就这样，希舒舒一路和Lisa拉着家常，直到遇见久候在到达大厅的司机阿宽，希舒舒将自己和Lisa手里两个拉杆箱一并交给了阿宽，这才挽住了Lisa的手臂，再不许她有离开自己身边半步的可能。

从希舒舒的打扮上，Lisa早看出了她的非富即贵，又听见司机阿宽恭敬地称呼希舒舒“大小姐”，Lisa立刻有点后悔，担心她可能是商家的亲戚，担心她稍后要是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会生气自己的隐瞒。

可惜，希舒舒一路都很是亲昵地和她挽着胳膊，笑说着航班上发生的趣事，根本不给她开口婉拒同行的机会，让Lisa只能被动地跟着她坐上了一辆黑色的奥迪A8，一路驶向了位于市中心的四季酒店。

【六点零一分】

“到底漂不漂亮啊，葱叔，你这表情算什么意思啊？”

“又不是你订婚，漂不漂亮不重要。”

“谁说的，我可是你葱叔的干闺女，我漂亮了就是你有面子，不是说，女人就是男人的奢侈品，是男人的面子吗？”

“这孩子，好的不学，哪里去听这些乱七八糟的话，时间差不多了，走吧。”

“不，你还没说，我漂不漂亮呢！你要是不说我超级无敌漂亮，我就不去了，反正不是我订婚，我去不去无所谓的。”

继续对着通身镜看着臭美着自己的一身紫色轻纱礼服，甄依妍故意左照右照地拖延时间，直到坐在沙发上不停看表的葱叔再一次皱眉，妥协地说了一句“漂亮，我家闺女当然是最漂亮的。”她这才笑嘻嘻地飞回了葱叔的身边，扶着他站起身，一起走向房间门口。

“我小时候每次参加学校演出，都会这么问我爸爸，我是不是最漂亮的。”

轻拍了依妍的手背，葱叔的笑容中满是宠爱和体谅。

“葱叔明白，不过，说真话，在我心里，闺女你最漂亮的一次，是你和莫熙帆在订婚时穿着那一身羽毛婚纱的时候。”

“那套鸟人婚纱，葱叔你不是吧，那套衣服有什么好看，搞得我像直接粘了一身毛似的，当然是我今天身上这套紫色礼服好看，我皮肤白最适合穿紫色，这条裙子又是露胸又斜开叉可以露腿，多性感。”

“有点过了，毕竟不是你订婚，真没必要打扮得那么姐己，明摆着砸人家场子去。”

“喂，老头儿，不带那么乾坤大挪移地栽赃吧，今晚这场子是不是会被砸，你比我清楚，不带利用完人又撇手干净的啊。”

大笑了几声后，葱叔转头望向了满目不以为然的依妍，站停在了大门前说：

“你这丫头还真是天生混黑的骨子，这次这仗打得确实漂亮，亏你想得出来这么阴损的招，确实又给老头子我长脸了，既然我们后院干净了，今晚就好好看戏就行了。”

“嗯，不过，我记得那些叔叔伯伯，都怕我一个人搞不定吧，这次他们亏大喽，说好的二一添作五，不许赖啊！”

“先等看见大结局再说，万事不到最后落幕，一切都还有变数，别在最后关头轻敌了，眼睁睁地看着火星又蹿到后院来了，那边的主是怎么一个阴毒的祸害，我们也去见识见识。走吧，再晚就真迟了。”

【六点二十分】

从六点开始，手拿请柬的宾客们便陆续来到了四季酒店，为了避免狗仔偷拍，所有车辆都在保全公司的指挥下逐一开进了地库的指定停车点，让宾客们乘坐地库的电梯直达宴会厅。

三个停车点到地库电梯门前都铺了松软的红地毯，避免女士的长裙曳地被地库的地面弄污损，三十个礼仪小姐分别拿着最新款的iPad亲自迎向嘉宾，根据请柬上的编号及时向总控电脑程序通报抵达的宾客身份，并一路带引嘉宾去到其专属的座位边。

有了这些高科技代替签字合影这些老一套的礼仪过场，便不需要主人辛苦应酬迎宾，因此，商勤彬和希舒舒并没有出现在众人眼中，宴会厅里只有商家第二代四个当家的分别在和宾客们寒暄客套着。

商家第三代几个女儿自然早就到了宴会厅候命，但她们此刻都只是和自己的丈夫孩子们坐在商家主席边。商家家规向来严苛，只要有长辈在的场合，小辈们是绝不允许喧宾夺主抛头露面的，所以都也精心做过一番打扮的商家女儿们都只是保持着得宜的微笑，丝毫不敢在父亲眼前造次半分。

所以，即使是康永汀这个传媒界的风云人物，也一样让儿子坐在膝盖上和同

为商家入赘女婿的其他连襟在小声聊天，很是低调。

这时，宴会厅门口出现了一个拄着镶嵌白色象牙握柄拐杖的长者，他的身上穿了一套深褐色盘扣唐装，唐装上绣着的暗色盘龙栩栩如生，这个长者后背挺立得甚是笔直，一只手始终放在了身后，仪态不怒自威！

长者的身边跟着一个身着及膝纯白公主轻纱蓬蓬裙的少女，看似刚过十六岁的模样，因为年龄小，所以她并不似宴会上其他女宾那般浑身珠宝炫目，只在一头梨花短发的斜刘海上夹了一枚全钻百合花发饰。

这枚用了一颗三克拉钻石做花心，用了九十九颗均等四分碎钻镶嵌的发饰一看就价值连城，低调地张扬着主人的高贵身份。

场内认识这一老一少的人不多，宾客们的眼神却始终离不开他们半寸，不仅因为这一老一少有着一股与众不同的气场，更因为当这两个人的脚步刚刚踏入宴会厅，商家的三个当家都同时礼貌中止了和身边宾客的寒暄，齐齐迎向了这一老一少，脸上的恭迎表情让所有人都更好奇这对祖孙的身份。

“呦，贵客驾临，商某有失远迎，安陵老爷子请一定见谅。”

“商老板客气了，美卉，见过三位商伯伯。”

“商伯伯晚上好，这是我外公准备的一份薄礼，烦请商伯伯代为转交商哥哥，恭喜商哥哥订婚大喜。”

虽然在Elite校庆会议视频里早已经看见过这个长媳候选之一的安陵美卉，但当这个纯洁似朝露的美少女站在了自己面前，不仅举止大方，还浑身散发着超越她年龄的高贵优雅气场，三个姓商的当家不约而同地愣了几秒。

想当初，会在商家长媳候选名单上出现安陵美卉这个名字，不过因为安陵这个姓氏而已，三代经商的商家，虽然已经能叱咤商界，傲视群雄，但也只不过是一族商人，所以他们才想到让商勤彬和安陵美卉尝试接触，如果能和六大世家的贵族嫡传血脉联姻，当然算是锦上添花的美事。

当然，在做这一番打算时，商家对“贵族”的概念也不过是一个泛泛之感，甚至一致认定这些早在几十年前就落魄的贵族早就只剩下一个虚名。

直到此刻，亲眼看见安陵宗炀和安陵美卉站在面前，他们才感同身受了这种难以用语词形容、传说中的贵族气场的压迫感。

伸手，商骏明代表了商家接过了安陵美卉手里的粉紫色锦盒，回复了一番客套之词，亲自护送祖孙两人去到了他们的座位，将这场寒暄暂告段落。

直到商家的三个当家远离座位，安陵美卉这才偷偷松弛了一下脸部这个超级做作的贵族笑容，小心翼翼地张望起整个宴会厅的每张座位，寻找着今天也收到邀请的Leo一家。